



回家过年

◎幽子

偶然间一段回家过年的视频,看得人泪流满面,而一首正流行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充斥着整个网络,“漂来荡去了又一年,甜酸苦辣咸,什么情况都碰过了,心也有些变,身份角色我来回更换……”这首歌触碰了我们心底的内伤,有钱没钱又能怎样,回家过年才是心愿。

回家过年,哪怕是囊中羞涩,带给家人的却是莫名的惊喜、长久的期盼。站在故乡的村口瑟瑟颤抖,久违的炊烟唤回了丢失的味蕾,古老的村庄勾起了熟悉的往事。老父佝偻着脊背,压着一捆柴火;老母模糊着双眸,立在路边守候。游子的心中,渗透了多少的惆怅。捂住剧烈跳动的心口,尘封的记忆蓦然回首,扑朔迷离的旧事,叠叠层层斑驳了幻影。门前的老树交出了最后一片叶子,它衔不住冰冷的沉重,在暗夜发出了戚戚的哀鸣,屋后的小河光洁了覆满刘海的额头。

划着小船的邢家父子撒起了大大的渔网,一条条白鲢、一尾尾鲫鱼在网中挣扎,它们知道今天此命休矣,孩子们不懂鱼的心理,在岸上蹦跳吵闹,那动静堪与鱼儿较量;邻家的场院传来“嗷嗷”的嚎叫,持刀的屠夫正宰着年猪,接一盆猪血溜一盘豆腐,洗一根大肠炒一碟辣椒,拣两根骨头炖一锅热汤,过年的滋味便在心中明媚;李家大嫂逮住了公鸡,漂亮的羽毛拔给了女儿,小丫头用它做了一个鸡毛毽子,几个孩子就踢起了毽子,而她家的小子正蹲在场边放着小鞭,“噼噼啪啪”和着狗的狂吠、猫的假寐;林家二叔的场院挤满了乡亲,那是排队理发的老人,这种老式的剃发刮胡,年轻人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要卷要染,要时髦要新颖,他们的时尚潮流,老人们同样嗤之以鼻,几十年的发型一成不变,是他们骨子里的坚守,就如同坚守着自己的土地一样,他们在自己的田园里耕耘播种,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在岁末年尾,终于可以停下锄犁,歇上一歇,将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就像收拾那些挂在墙上的农具、堆在屋角的家什,里里外外干干净净。

西院李老师又摆开了阵势,师母在一旁裁纸磨墨,但见笔走龙蛇、句雕风月,顷刻,一副对联跃然纸上:“几点梅花添逸兴,数声鸟语助吟怀。”恰是他院中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竹枝摇曳,鸟鸣啾啾。李老师的春联已馈赠了众乡邻若干年,虽然市面上有现成的对联,但是每年的此时,村上的对联都出自李老师之手,乡邻们看惯了李老师的字,只觉得啥人的都比不了,其实,那不仅仅是因为李老师的字鸾翔凤翥、鸿惊鹤飞,而是因为他会根据各家的情况写出相应的对联,有风花雪月的、有招财进宝的、有诗书礼仪的、有如意吉祥的。传统的元素在人间烟火里流转,它弥漫于乡野小径,流连于篱笆瓦屋,与古老的文化交相辉映。

回家过年,在老屋的门前贴上对联,父亲眯缝着双眼,左观望右端详,倒贴的福字在堂屋的粮柜上祈愿。母亲的肉丸已在油锅里浮起,父亲的烩鱼还在案板上踌躇,挖一棵母亲种下的黑菜,烧一碗父亲打制的粉丝,年的味道便在晚风里呈现。

回家过年,让乡音婉转于咽喉,让乡愁停留在舌尖,让静穆的村庄唤回童年的歌谣,让深情的土地吟诵归乡的诗行。虽然故乡已修改了容颜,但漂泊的游子仍记得村口的老井。

回家过年,穿过斑驳的岁月,走过青苔的小径;鸟儿在枝头张望,狗儿在草垛打转,瓦楞上的衰草在风中零乱……



紫琅湖畔

◎丁传彬

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

◎吴有涛

春节期间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我知道他喜爱音乐,退休后一直参加市某合唱团活动,问他最近参加了哪些歌咏活动,他说,年纪大了,元气大不如前,肺活量明显减退,去年年初就退出合唱团了。

想想自己,也是。记得刚退休那几年,好多次天不亮就骑着电动车前往当时的园博园,或者黄泥山上的雷达站,拍摄狼山日出。过了七十岁,那股子兴趣和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和减退,摄影创作极少起早带晚。真的是如俗语所言,一岁年纪一岁事。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论老之将至》一文中说:“每一个人的一

生,都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大海。”说的是人的一生带有阶段性,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性,人不能违背年龄的阶段特性去生活。

最近偶然发现一首情歌,歌词是一位老者作的,看那歌词,什么“我们相见恨晚”“我们永远年轻”“你我相约”等,陈旧而又俗套,毫无新意。这使我想起央视文艺频道曾于乔羽先生九十岁那年做的一档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乔老爷子,现在还创作儿童歌曲吗?老爷子说,七十岁以后基本

不写儿童歌曲了。他说,因为我觉得,老年人肯定找不准儿童的情感。写《让我们荡起双桨》时,我是20出头的小伙子,童心未泯,现在叫我写肯定没有那样的灵感了。乔老爷子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就是:到了某个年龄,应该多做与自己年龄现状相匹配的事,这叫责任。

人不服老是不行的,违背规律有失体面,甚至贻笑大方。我也联系自己想了想,假如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也跟着一帮小伙子,花钱找美少女拍摄私房照,别人怎么看你?自己扪心自问,这有意思吗?所以我的结论是: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圆陀角三水

◎田耀东

启东圆陀角,突出在中国版图上向东眺望的半岛。

江苏最早看见日出的地方。

万里长江携着高原雪山、冰川湖泊、大河小溪的远古水脉,激荡起奔流入海的热情,全部汇聚到圆陀角,为的就是与黄海、东海三水大会师。

会师是惊心动魄的。天下之水劈空而来,浊浪滔天,排山倒海,怒涛扑岸,欢声雷动。

挡浪石溅起的冲天水花,像急风暴雨倾泻在堤岸上。水挟风,风裹水,三水交汇的天下壮观,全部展现在圆陀角的黄金海岸上。

站在挡浪堤上,面对邈远的天空和大海,人世的烦恼忧愁、得失荣辱,全皆忘却。生命和自然在雄浑的海天交响乐中融为一体。渺小的个体肉身,在融会贯通中得到羽化升华。

启东人无疑是天之骄子、漫步在双色海堤上,你不得不叹服百万人民的气魄和智慧。堤东是惊涛骇浪、拍岸怒号,堤西是碧水清波、静如处子。同样浩荡的海之兄弟,同样广袤的辽阔海域,因人的力量,仅一岸之隔,转身之间,便形成截然不同的风貌。

黄金海滩有天然的亘古之美。水天交接的远方,天和海是无边的圆穹。从圆心通往的远方,有开始而没有终极。脚下是无垠的沙滩,松软的金沙向海空铺展开去,沙滩镌刻着海水的波纹,丝丝缕缕千变万化,再仔细的眼睛也找不出两片相同的沙纹。金滩上浅水清盈,海鸥在天空翔飞,游人在滩上踏沙戏水、追风逐浪。那头弯角的老青牛,驾着老子过函谷关成仙时乘坐的牛车,拉着游人浮在云雾里渐行渐远,似乎快飞到楚国去了。拾泥螺挖沙参踩文蛤的渔人,像细长的线条在海天之间浮动。颤动在浅水中的跳跃的阳光,映照得这些线条闪闪烁烁、银光闪闪,飘飘悠悠如浮在云里梦中。使人忘了身在何处,自己是仙还是人,不知今夕是何年。

岸边的孔雀草开得热烈而奔放。秋阳下是大片红黄橙紫的立体彩绘。纯天然的鸟语花香,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和烦躁,使浮躁的尘心变得静谧安详。

转眼即可看到20世纪的荒原,秋风中顽强的老苍枝像饱经风霜的老人;挺拔修长的芦苇,芜杂茂盛的水草,菖蒲在水汪子里

点起一根根红烛;沙鸥、红颈滨鹬、灰喜鹊、黑颈鸬鹚,悠然地在水塘中游曳嬉戏,一点也没感觉到世界在悄悄地变迁;油滑乌黑的水獭,像水中的精灵,出其不意地从水草里窜出来,把鸟们惊得叽叽嘎嘎大叫,一群群仓皇地向天上飞去。

不远处就是高耸的楼群,泰国、日本、英式……世界各国风格的建筑,瞬间又带你进入异国他乡。

大禹站在圆陀角八角形的高大祭坛上,整日风尘仆仆,神色严峻,恪尽职守。面对三水交汇的海空,他治理下的江海河流、农舍楼盘皆在他身后铺展,百万大禹子孙在这片沃土上生生不息世代繁茂。阳光柔和地给他洒下满身金光,他脸上不经意间流露的笑容,是对治水的启东人民由衷的赞赏。

大禹身前是一口世纪平安钟,钟声清亮悠长,鸣响着千年前的余音。每一声钟鸣,都是对启东百万大禹治水的奖赏和祈福。

江苏最早的太阳在东方放出万道霞光。红光燃烧的海面上,金光闪闪,渔轮点点,鸟翔鱼跃。

观看日出的游人,如醉如痴,如神如仙……

